

# 作家的童年

12

● 黎汝清

150/0

童年文库

DF5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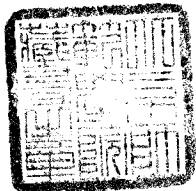
# 作家的童年

1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4705



新 蕾 出 版 社

20944705

010 · 11

11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sup>⑫</sup>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875 插页3 字数100,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0

统一书号：R10213·149 定价：0.45元

D250 25

## 编者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们，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增添了荣誉的叔叔、伯伯、阿姨是怎样度过他(她)们人生的第一阶段——童年的。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套《童年文库》丛书，旨在用朴实的文笔、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作家的童年》丛书是《童年文库》的一部分，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在每篇文章前，都附有作家的照片、手迹、简历和主要著作，使小读者们见人、见字、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每集约八——十万字。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自治

区文联、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集收入部队作家黎汝清撰写的《童年纪事》。

新蕾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摄于南京



一九四八年十月济南战役后摄于济南

黎汝清

我的故乡，既没有雄伟的名山，也没有秀丽的胜水，土地也不肥沃，还有一部分是长红荆、蓬蒿和马白菜的盐碱地。在旧社会，是个粮菜半年粮<sup>苦</sup>的地方。但是，孩子不嫌娘丑，我家热爱母亲似地热爱我的故乡。

故乡是贫穷的，在我看来，它却无比丰富；故乡是偏僻的，在我看来，它却广阔无限；故乡是寒伦的，在我看来，它却绚丽多彩；故乡是沉寂的，在我看来，它却生机勃勃；故乡是衰老的，在我看来，它却充满着青春活力。

母亲用奶汁把我养大，而故乡给我的精神营养却胜过母亲的奶汁，无穷无尽地供我终生享用。我对故乡有着难舍难离的终生不渝的

## 黎汝清的简历和主要著作

黎汝清，1928年11月28日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八甲村（今卫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并参加了昌潍、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5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并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散文诗歌集《战斗集》、《战马奔驰》、《青凤岩》；儿童文学读物《三号了望哨》、《巧夺运粮车》、《红宝石》以及美术影片《小号手》等，中篇小说有《我守卫在桃花河畔》和《海岛女民兵》，后者曾被译为英、日、德、叙利亚等文字，各地据此改编为多种形式的戏曲和电影《海霞》。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有：长篇小说《万山红遍》、《叶秋红》、《冬蕾》、《雨雪霏霏》；电影小说《云霞岭》；短篇小说集《秘密联络站》等。



# 童 年 纪 事

黎 汝 清

## 目 录

第一章	闯祸	1
第二章	祖母	9
第三章	一去二三里	16
第四章	学校	21
第五章	大树、大湾、大鼓	30
第六章	春联琐记	38
第七章	灯谜	46
第八章	失学后	54
第九章	佛堂	61
第十章	摔碎的茶杯	64
第十一章	独眼猎人	71
第十二章	瓜棚下	84
第十三章	祖国——母亲	90
第十四章	智过封锁线	95
第十五章	神秘的人	103
第十六章	交通站的秘密	117
第十七章	“大洋马”之死	124
第十八章	我想飞——告别童年	133
第十九章	后来呢?	138

## 第一章 闯 祸

我的家乡有很多土话，譬如：我叫“俺”，外祖父叫“姥爷”；玉米叫“棒子”；毛笔叫“写管”；昨天晚上叫“夜来后晌”；可以不可以叫“中不中”；疾病传染人叫“着人”等等。为了读起来方便，我将用通用语言来叙述我童年生活中，令人难忘的许多事情。

“我叫你记住！我叫你记住！”

我的祖父板着铁青的脸，一只手扭着我的胳膊，一边喊着“我叫你记住！”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看来，不把屁股打烂，他是不会住手了。

我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并不是真正痛得受不住，而是被祖父严厉凶狠的样子吓坏了。“我叫你记住！”又是一巴掌打下来，我的屁股象开水烫了似地发辣又发麻。

我看到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弟弟站在旁边，全身发抖，好象每一下都打在她身上，但在祖父怒火冲天的时候，她不敢来救我。父亲停下手里的木工活，直愣愣地看着，紧闭着嘴唇，既象可怜我，又象给祖父助威。

只有祖母火烧火燎地跑来一把把我抢到怀里，扒开我的开

裆裤，看着发红的屁股，落下了眼泪：“啊，你这个狠心人，怎么能真打？一个四岁的孩子，吓唬吓唬不就行了吗？”

“哼！”祖父余怒未熄地哼哼着，“我看，你们早晚非把他惯坏不可！”这话显然也是说给母亲听。

“他几岁了？”祖母分辩着。

“等大了就晚了。”祖父理直气壮，气咻咻地嚷着：“要从小看苗哇！”

我看到大人们之间的口角，反倒把自己的疼痛忘了，只是抽抽嗒嗒地嗯嗯着，脸上挂着泪痕，却不再流泪了。

祖父是个严肃的人，从来不愿和人争吵，便摸起刚刚丢下的斧头，乒乒乓乓地干起活来，看来，他的心情不好。祖母一边轻轻揉着我的屁股，一边从炕席后拿出一把花生，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果然，这顿恶打，我记了一辈子。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木匠。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六亩地，所以在农闲时才干木工活。

在每年立冬之后，我们家的后园子里就响起“沙沙沙”的锯木声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还有“哧哧哧哧”的刨木声。

那时我刚刚四岁，却自以为已经挺大了，觉得干活很有趣，老想帮一手。

“大林，拿墨斗来！”

我急急忙忙把墨斗捧给爸爸。爷爷仰起脸来慈祥地向我笑笑，夸奖说：

“哟，能帮人罗，比养个小狗强！”

于是，我充满着劳动者的骄傲，期待着新的任务交下来。但是，等来的往往不是任务，更多的是：

“躲开！到一边去！别来碍手碍脚的！”

这种喝斥，当然使人撇嘴、不快。但不能减弱我的劳动热情。一会儿爸爸找不到尺子了，一会儿爷爷又找不到凿子了，当然，全在我手里找回去。我心想：既然你们不要我帮忙，我自己忙自己的好了！

在歇息的时候，爷爷就把烟袋锅伸进油光光的烟荷包里，装好烟，用火镰对淮火石，“乒乒”两下，几粒星火落在纸篾子上，“扑”地一吹，火苗着了起来。他一边吸烟，一边说：

“林呀！我抛个谜给你猜！”

我蹲到他的身边，表现出特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聚精会神地听着。

“两只翅膀一颗牙，  
不会飞来只会爬；  
生来好管不平事，  
口吐朵朵白莲花。”

爷爷给我说了两遍，我转了半天眼珠子，猜不出来。

“你把刨子拿来，”爷爷提醒说，“看看象不象啊！”  
我想想很有道理，并要求爷爷再抛一个。

“木弓铁做弦，  
拉弓不射箭；  
沙沙连声响，  
洒面又洒盐。”

这一下我找到了窍门，便在木匠工具里想，结果我猜对了，是锯子。这对我的好奇心是个鼓励，显然，爷爷也是很高

兴的，他立即又抛了一个：

“一间房屋两家住，  
没有屋顶没窗户；  
前面一家开染房，  
后面开的麻绳铺。”

我没费很大的劲，就猜到这是墨斗。我发觉爷爷兴致很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笑得很慈祥，很甜蜜，接连吸了好几袋烟，神秘地向我笑笑说：“我抛个你猜不着的！”

“有朵大花人人爱，  
有时闭来有时开；  
雨天开在街道上，  
花根就在手里栽。”

我又在木匠用具里找，铰、凿、锯、斧……全找遍了，可是猜不出。后来才知道爷爷故意逗我，抛了个木匠用具以外的东西：伞。

……

我们的后园子有三间西屋，一座磨棚，一个厕所，五棵枣树，两个柴草垛，还有大量的木料。这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地方，但是除我之外，不让别的孩子进来，怕妨碍大人做事。我被许多小朋友羡慕着。所以我经常带些洁白芳香的刨花和各种形状の木片给他们。

许多老一辈人，都捧着烟袋到园子里来聊天，看看木工活，也谈谈年景啦，气候啦，粮价啦，耕种的打算啦，土匪绑票啦，等等，有时还谈谈木匠的传闻。

在周围四乡里，据说我爷爷的手艺还算不错的，但他和爸爸只做些门窗啦，风门子啦，板凳啦，篦梁子啦，这是一些简单活，用不到高超的手艺，有时也做雕花隔扇，但是并不精致，只是给中等人家用。在那时，我就从爷爷嘴里，知道“熟能生巧”的道理。

就拿木匠来说吧，爷爷就曾见过这样一个师傅：他赤着脚，踏着一粒黑豆，抡起镑来劈下去，豆粒被劈成两半。另一个师傅不服，把那半粒豆子踏在脚下，又用镑劈成了两半。我爷爷从来不做这种冒险的表演，他是一个稳重谦逊的人。但他当众表演过“敲钉子”，先把一根洋钉轻轻一敲，让它直立在木板上，然后一斧头打下去，钉子便不歪不斜不深不浅地钉好了。粗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就不容易，不是打弯了，就是打飞了。爸爸就做不到这一点。

在刘家集，卖肉铺里的张爷爷，也有一手绝招，他看着顾客，笑容可掬地说：

“亲家，你要多少？”

“来亲戚啦，包顿饺子，给一斤二两吧！”

“啪！”张爷爷一刀劈下来，向来人的篮子里一扔，马上就收钱。如果你想请他当面过过秤，准会得罪他，说你瞧不起他，败坏了张一刀的名声。回家一称，准是一斤二两。

那时，我很羡慕这些有技艺的人，一心想当个技艺精湛的木匠。

我常常站在爷爷旁边看他刨木板。在长板凳的一头，钉着一个燕尾形的木档头，把一块粗糙的木板放在凳子上，一头顶着挡头，一头用绳子拢着。他庄严地坐了下来，用脚把绳子一蹬，两手握着刨柄，弯腰猛力一推，那雪白的，微黄的，淡红的，

干燥的，潮湿的，各种多样的刨花，带着吱吱的叫声，从刨子的槽口上飘了出来，真是美妙极了。刨花，这个名子也准确极了，那真是一朵花啊！不久，脚下就堆满了，散发着木料的清香。如果刨的是松木，那香味就更浓烈了。

一块粗糙难看的木板，一会儿就变得又平又光又直，真叫人喜欢。我也很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有用的好看的东西来。

但是，紧跟着的就是：“大林！你怎么把斧子拿走了？快拿过来！”“大林！你怎么把锯子拿走了？快拿过来！”终于爸爸爷爷都不耐烦了，大喝一声：“滚开！”

真叫人扫兴。

有时，要锯大树，这是很壮观的场面：要把大树的一端吊在屋梁上，搭起架子用大锯解成薄板。就象古代的勇士站在炮台上，爷爷在上，爸爸在下，一推一拉地锯起来，锯末子雪霰似地纷纷飘下，落在我的眼里，我急忙用手去揉搓，结果越揉越痛，便呜呜大哭。

这时，大人们便不得不把话儿停下，来照顾我。爸爸扒开我的眼皮向外吹，爷爷向着外面喊，“你们在干什么？赶快把淘气包弄走！”

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啊！啊！你哭什么？”爸爸又告诫又鼓励地说：“眼里盛不下两斤锯末子，是当不成木匠的！”

一会儿奶奶来了，对爷爷的喝斥表示抗议：“你大吵大嚷地吓着他呢？他不是挺老实嘛！”

“老实？”爷爷瞪了祖母一眼，“拴在猴子市里顶数他老实！”



结果弄得大家都笑了，空气变得轻松了。很快，我就用行动证明了爷爷的话。我不再叫锯末子向我眼里飞了。我抽根钉风门子上的苇席用的细木条，绕着五棵枣树转起来：

“唧唧唧，唧唧唧，  
马来了，马来了，  
大人小人都让开。”

“咚！”脚下一绊，一屁股蹲下去，那又细又长的竹马轻叫一声就断了。真不是好马，于是我又换一匹，一匹一匹换下去，当爷爷把大树解成两半之后，我的成绩也相当可观，遍地都是竹马的尸体。在这种时候，大都是被大人（不管是爷爷还是爸爸）扭着耳朵提到园子外面去。

但是，挫折、打击的苦恼，在幼小的心灵上并不存留，眨眼间烟消云散，慢慢走向闯大祸的边缘。让木板砸伤了脚，让斧头咬破了手，这是常常发生的事。

每到冬天，在墙边上，有两堆刨花和锯末生成的火，这是我活动的中心。向火堆上添刨花，是一件快乐事，我很想独占这块领地，掌握保持火堆旺盛的权力。

但是，这堆火不是可以任意燃烧的，它负有把又弯又翘的木板，烤干烤正的使命。这是需要耐心的，大人们用绳索把弯翘的木板摆成需要的形状，用火加以定型，火急了就会烤焦，显然，他们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在离这堆火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个砖头支起来的小灶，上面蹲着熬牛皮胶的锅，这里只要大火熬就行了，不需要什么火候。我放进了一块大木柴，猛一转身，也不知怎么搞的，它把胶锅撬翻了。那一满锅牛皮胶冒着气泡溅在地上，向我的脚